

今天快樂，明天快樂！

整理辦公室，找到一些久遺的文件，其中一份是廈門寄來的電郵，讓我牽起一份對發信人的思念。

那是一位年輕的少婦，一個三歲孩子的媽媽，也是當地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。那天我見到她時，她坐在父母親中間，面色蒼白，雙目無神，慌失失的，完全合乎一個精神分裂病人的模樣。問她的話，都由父母親代答。而他們的話，全部集中在解釋女兒的問題。根據他們的形容，這少婦一點自立能力也沒有，生活起居，全依賴著父母，結婚生孩子，也全由父母包辦，父母感到筋疲力竭，唯一辦法就是把她往醫院送。

少婦對父母的指控，完全沒有反應。反而是她的一個年紀相仿的弟弟，久不久時會代姐姐辯護。他說：「姐姐不是那樣無能的，她有自己的想法，只是沒有人聽她罷了！」

弟弟的聲音是那樣微弱，很快就被父母，尤其是父親的大道理淹沒。

反正少婦對身旁所發生的一切，都好像與自己無關。她的故事，也全部是由別人代述的。

據說，她來自重男輕女的家庭，自小父母就控制著她的全部心意。她的世界都在家裡，對外面的天地，幾乎完全沒有認識。有一天她逃走了，一口氣從廈門跑到北京，卻神差鬼擁地走到北京精神病院，並且在它的洗手間躲藏了一整月。被發現後，父親立即老遠的走到北京把她領回。

少女兜了一個大圈，不但沒有成功離家，反而自掘墳墓，順理成章地成為精神病院的常客。父親又為她張羅，用重金聘來一個女婿，二人生了一個女兒。但是她精神病人的標籤，卻從此無法洗脫。

當時我正在為當地精神病院做培訓，這少婦的主診醫師邀請我作諮詢，看看家庭治療可有幫得上忙的地方。我卻只感到無奈，個人是家庭的產品，但是家庭也是大社會文化的產品，一圈圍著一圈，圍得緊緊的，誰也別想輕易打破每個層次的平衡。這種情況，最怕是外人指指點點，主張多多，愈幫愈忙。

因此，我唯一可做的，就是建議院方盡量製造一個正常環境，讓病人在精神病院內也可以過正常人生活，而不只是用藥。但是，他們告訴我，醫院有它一定的常規，不容易更改。

大環境不易動，家庭不易動，個人可動的空間就十分有限。

愛莫能助，我卻深深地被這少婦感動。她讓我想起小時的一個隣居，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女，也是來自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，那少女，同樣被禁錮得不能動彈，所有人都欺負她。一天，她發現自己的月經開始了，在慌忙失措中躲進洗手間不敢出來。她的一個兄長，嫌她霸佔著洗手間，破門把她揪了出來。

我還清楚記得，當時左隣右里都在我們共用的小院子圍觀，那少女一面驚惶羞愧，衣衫不整，腿上仍染著血跡。後來她也是很早就被嫁了出去，聽說婚後也是一宗悲劇。

這些陳年舊事，我以為一早就已經褪色，沒想到這廈門的少婦，讓我又想起她來。正一個人坐在醫院的休息室發呆，卻突然有人在窗外向我招手，留神一看，竟然是那個少婦。

她問我，可否與她談談，當時正是午飯後的休息時間，我們便在醫院的園子溜達。

沒有父母在身旁，少婦顯得十分正常。她說自己很困擾，對自己的人生，完全看不到任何出路。不想繼續任由父母擺佈，又無法自己獨立。她說：「我的丈夫完全把我當作瘋子看待，他是被迫娶我的。我父親如果不在，夫家就不再認我，也不會讓我接近女兒。我該怎麼辦？」

最諷刺之處，莫如她最想逃避的父親，卻也是她最怕失去的人。

我對她說：「我也不知道你該怎麼辦。但是起碼你不要把自己當作瘋子！」

身不由己的事太多，在重重壓制下再成為精神病人，那就更是萬劫不復。當然，當一個人完全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時，能夠精神分裂起來，走入另一個現實，也未嘗不是一種自救。只是長期停留在另一時空，就得永遠都把自己封鎖起來。但是這少婦肯主動向我招手，就表示她並非全部與人抽離。

我問她說：「你喜歡這園子嗎？你看這棵樹多美，每棵樹都是獨特的，沒有一棵相同的樹。」

當時是深秋，花都落盡了。我在草地上拾起一朵殘餘的落花，送給她。我不能為她做任何事，只好與她分享一瞬間的天空，希望她不要忘記這世上仍有美好的東西。

她把花接過來，微笑著謝我，說：「從來沒有人送過花給我！」

臨別，她問我：「這醫院可以讓我學一些手藝之類的東西嗎？」

恰巧在園子裡遇上她的兩名主治醫師，我鼓勵她自己直接問去。兩位醫師正在學習家庭治療，他們非常關心病人，但是習慣了官式的獨白，少婦還未說完，他們已搶著提出一連串的提議。最後，還是少婦爽快地打斷他們說：「你們可以教我用電腦嗎？」

我離開廈門後數月，收到一封來自廈門的電郵，是少婦請醫院代發的，她告訴我已經學會用電腦了，這是她第一封電郵。

不久後，我又收到她自己發來的電郵，全文如下：

「親愛的，你好嗎？」

發給你一條短信：懂日語嗎？不懂就好！送句日語問候：鍋你得洗哇，碗你都得洗了哇！中文譯為：今天快樂，明天快樂，天天都快樂！

我是XX，

跟你的接觸中，我覺得你很開朗很外向，也比較會拉攏人。我記得你問我對這次交談有什麼期望，然後你一直按著這條思路說下去。你對廈門的印象應該不錯吧？我也很

喜歡這個城市，good luck, my dear!
病了八年，英語忘得差不多了，我是一個很不幸的人！」

初見面時，我還以為她對四周的人和事都沒有興趣，沒想我觀察她，她也觀察我。

她繼續給我發了一些短信，我提意她在院舍內結交三個朋友，分享彼此的心聲。後來就再也沒有她的消息。不知道她是否成功地與人建立她最需要的友誼，還是過度敏感地把我的建議視為一種對她的拒絕。

今天快樂，明天快樂，天天都快樂！我常記得她那幽默的問候。但是快樂只是我們生活中一個無常的過客，也許今天快樂，也許明天快樂，但是絕對不會天天快樂！好在有時一點一滴的快樂也就足夠，就會奇蹟地讓我們不必精神分裂。